

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阎崇年新作《大故宫》，日前在故宫举办了首发式。《大故宫》是著名清史专家、北京社科院研究员、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积淀五十年之力作。同名电视片近日已在央视“百家讲坛”播出。



《大故宫》阎崇年著

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很早就开始对故宫博物院有过多方面的考察,并讲授过中国古代建筑史。单霁翔认为,《大故宫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)这本书“宏大视野,详尽记录,生动百科”的定位,符合故宫这部“大百科全书”的特点,他认为“故宫学”博大精深,需要像阎崇年先生这样来自全社会的故宫学者、专家来参与研究,向大众普及故宫的历史与知识。

阎崇年这部新作,开启了一扇公众对于故宫解读的新窗口。

海南周刊:您所讲的“大故宫”跟我们一般说的故宫有什么不一样?

阎崇年:讲《大故宫》,先看世界,再看中国,首先是站在一个大领域、大历史的角度解读“大故宫”。跟以往的故宫学著作相比,这本书里“大故宫”概念的提出,首次打开了传统故宫的外延,把沈阳故宫、台北故宫博物院,三山五园、避暑山庄等纳入了故宫烟系,讲述了明清二十四位皇帝和一位“女皇”慈禧在紫禁城治居的历史,这对于观众拓宽了解故宫的视野很有帮助。

海南周刊:《大故宫》和您之前的作品相比有什么突破?最大看点是什么?

阎崇年:这一次是集体的创意,我有一个团队,大家出主意,包括百家讲坛,长江文艺出版社,我和我的朋友经常讨论,不断提建议,不断丰富。5年前就开始提,到2011年年初定下来了。后来就定下来以建筑空间为经,再逐渐展开,在建筑空间中又有时间为序。以历史的顺序为纬线,经纬兼顾。为什么和国外比较,是因为我每次出国见到的地方都不断和北京比较,我都不断把自己学习到的收获集结到大故宫中。

过去的作品都是以时间为顺序的,《明亡清兴60年》比较复杂,但也是时间顺序。《康熙大帝》是以康熙的生命轨迹串下来。就这次不同,这次最大的变化是以建筑空间来安排;还有一个大的不同,我过去主要是看文献材料,这次是把文献材料和实际的考察材料结合起来,我讲的地方自己都去过,而且不止一次。大故宫的“大”字,我也都去过,台北故宫博物院去了多少次都数不清了。至少8次。从1992年第一次,一直到前不久,最长去过一个学期的时间。

海南周刊:创作《大故宫》前期做过什么样的准备工作?

此次《大故宫》除有历史学的知识外,还涉及建筑学、文物学、文献学、档案学、艺术学、园林学、规划学、故宫学和满学等内容,内容涉及历史、人物、时间、建筑、文物、宫廷、园林、艺术等诸多方面。我是这样子,先做学生后做先生,把有营养的部分介绍给大家,历史也有糟粕,我们就加以批判,大家引以为戒。明清时代是帝制时代,有批判,我们吸取历史的精华,选取读者喜欢的又重要的。历史需要筛选,选择对大家有激励作用。

为配合本书的出版,著名出版人金丽

红、黎波组织出版社的骨干编辑,专门成立了“大故宫”工作室,配合我们的资料整理、实地考察、书稿创作等工作。

海南周刊:故宫与中轴线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?中轴线的意义何在?

故宫的建筑严格地遵循对称规则,沿一条南北走向的子午线即中轴线,依次排列,对称展开,无论是平面布局、立体效果还是建筑形式,都显示出庄严、雄伟、壮丽、中和的气度。这条中轴线向南北延伸,就是北京城市中轴线,从永定门到钟鼓楼,长约十六华里。整个布局,讲究平衡,东西南北,匀和对称。东西——天坛对先农坛,文衡六部对武衡五军都督府,太庙对社稷坛,文华殿对武英殿,东华门对西华门,东六宫对西六宫;南北——前三殿对后三宫,太和殿对保和殿,乾清宫对坤宁宫;中——太和殿与保和殿之中为中和殿,乾清宫与坤宁宫之中为交泰殿,天安门与午门之中为端门,正阳门与天安门之中为大明门(大清门)等。这条子午线即中轴线的中心就是故宫;故宫主要建筑坐北朝南,太和殿的皇帝宝座恰在中轴线上,体现着皇权至高至尊至重至威的地位,也体现中华传统文化——中正安和理念的精髓。

海南周刊:为了准备大故宫项目您曾经多次考察故宫,清朝时的故宫,与明朝时的故宫,有何主要的变化?

阎崇年:中国已知最早宫殿,学者认为是河南偃师的夏朝宫殿遗迹。尔后,河南安阳有殷商宫殿遗迹。《史记·股本纪》载:殷纣王“以酒为池,悬肉为林”,日夜纵乐,导致覆亡。秦阿房宫,汉未央宫,唐大明宫,还有在北京建都的辽南京宫城宫殿、金中都宫城宫殿、元大都大内宫殿,明南京宫殿,都遭到焚毁或平毁,早已不复存在。现在能看到的是:明清遗存下来的“两宫三院”,就是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,北京故宫博物院、沈阳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沈阳故宫时间较短,天命十年(1625年)始建,曾居住清太祖、太宗、世祖三位皇帝,比明朝北京皇宫晚建218年;规模虽小却具特色,占地六万余平方米,建筑116座,500余间;馆藏文物20700件。

北京明清故宫,简称故宫,又称紫禁城,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,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文化艺术博物馆。因此,我要向国人、世人介绍中国明清故宫。

海南周刊:书中写到和故宫相关的许多艺术门类,您是怎么学习的?您的爱好与学习是怎么结合的?

阎崇年:历史是百科全书,文学史是历史、绘画史、书法史,都是历史。军事也是历史。学历史的人尽量知识宽泛些。比如皇帝怎么看戏,怎么演,服装怎么样,平时就要积累吸取的知识。

看杂志、看书、看报,北青和北晚我都会看,周末还是看书。有时去看戏剧,长安大戏院、梅兰芳大戏院,我有时去看。中国戏剧和历史的关系太密切,通过看戏学习历史。艺术我也在认真学习,比如有一讲三希堂,有三件法帖,要讲清楚就难住我了,平常的知识太不够了,我就看各种人物传,如《谢安传》等,还有学术论文,还要看三希堂的环境,看乾隆和他们的关系,前后准备了两个星期,讲了35分钟。我去台湾台北的博物院看到了原件,所以讲起来心里有点数。我有40个书柜吧,还有院里办公室、朋友家都有我的书。过去60、70年代,工资低,我不抽烟喝酒,比如10元零花钱我都用来买书。这些书就是这么积攒起来的。

海南周刊:在解读历史中什么最重要?

阎崇年:我认为事实基础最重要。第一求真,第二求是,历史现象是很复杂的,在内部现象找规律。去伪存真,逐渐掌握历史事先的规律。我在《大故宫》中讲到三对父子宰相,我通过讲这些故事,最后会总结有哪些经验。大家都关心父母如何教育子女。一位伟大人物的身后肯定有一位伟大的母亲。作为母亲要自己学习,再教育孩子成才。☐

《一个游荡者的世界》:

通过环游世界来理解中国

文\陈岚桦

有关中国崛起已经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。但是外国是如何看待中国,我们究竟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眼里的功夫片、清朝发辮、在唐人街开餐馆和洗衣店的华人形象?这个问题值得探究。近期,国内著名专栏作家许知远出版的《一个游荡者的世界》(许知远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1年9月)一书中,以在印度、俄罗斯、埃及、不丹等国游历的独特观感,以深刻凝重的笔触,给我们带来了关于中国当今的种种思索。

通常,旅行离不开山水,而关于旅行的文字多是徐霞客式的山水记录,而国内一些出版物对海外的描述更有一种“放洋游记”式的优越。而许知远这本《一个游荡者的世界》里,更像是一本和所在国的精英、普通人和当地华人的零星式的访谈。通过他们的观感、他们的触觉来体会、观摩和对比当今的中国。许知远在书中的序言中说:“在我试图把不同见闻带给中国读者时,中国也迅速涌入了世界。中国形象,不仅是那个广东烧味、黄琉璃瓦亭子、客家话构成的唐人街,更带着一个暴发户的金光闪闪、粗陋不堪的痕迹。中国社会内部的成就、困境与失败,在世界中的其他角落愈发分明。在旅行中,我总是不断地寻找这些痕迹。在通往世界的途中,中国变得清晰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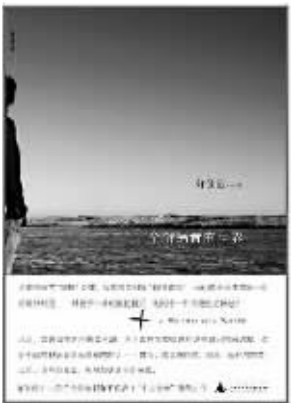
在印度,许知远体会到一种奈保尔说的“受伤的文明”式的似曾相识的感受。他写道:“印度和我们都是受伤文明的后代,都在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虚荣与自尊苦苦挣扎”。他认为,不管中国比印度多建造了多少公路与大楼,多消费了多少汽车与名牌时装,在智力与创造领域上,我们却落败了。一百年前,西方人倾听泰戈尔东方的智慧。而中国的一流人物,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蔡元培却从未受到如此礼遇。这种失衡也留在中国与印度之间。泰戈尔有无数中国追随者,却从未有一个中国诗人、艺术家激起这样的回响。在印度,从加尔各答、瓦拉纳西、圣蒂尼克坦到班加罗尔,不管是城市还是小镇,书店里总能找到英语世界最新的出版物。而如此辽阔的北京,找不到这些书。在富裕的中国,你可以买到一切,却买不到最新的书。

在不丹,许知远感受到了在国内久违的安静、孤独、诗意与温暖。他写道:“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”。在与一位不丹知识分子 的谈话中,经济增长作为世界性的世俗宗教已存在了半个世纪,似乎没有给人带来

救赎,只是加重了焦虑。世界看似进入一个复杂的高度文明,却又丢失了基本的常识。而不丹仍是个尊重常识的国度。它需要经济增长,却无意以牺牲环境和社区感来换取,它欢迎现代世界,却也不愿丢弃传统价值。它让一个旅行者感受到如此迷人。

在埃及的游历,许知远感受着埃及与传统的脱节带来的荒谬现实。那些用亚麻包裹起来、裸露着头骨的千年尸体,是了解那个灿烂的、失落的世界的入口。但是现在的埃及几乎与传统无关。这与我们其实似曾相识。从幼年时我们就牢记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,但不管是口号,还是四大发明和长城、敦煌等等成就,都在不断单调的重复中失去了魅力。倘若你再把些口号中的辉煌与现实的中国作比,一种致命的荒诞和嘲讽感油然而生。我们还是礼仪之邦吗?我们还是文明古国吗?而他笔下的埃及,何尝也是如此。

在欧洲,到处都能看到中国游客的身影。中国的商品、中国人随处可见,中文的标牌也进入了欧洲的百货商场。博物馆中,阿姆斯特丹的橱窗里性感女郎们则大声叫出“有发票”。在剑桥,中国游客拍照、惊叹、用各种方言语言交谈,带着



《一个游荡者的世界》封面

对某种神话的憧憬和一个消费者的特别自信。但他们很难独自面对、欣赏这个新世界,急于把所有的陌生、新奇都置于自己熟悉的系统中。迅速到来的财富,没有解放反而压垮了他们,滋养了他们的封闭倾向。比之于近年来中国游客在海外阔绰却不守秩序的报道,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诠释。

通过发现世界来审视自身,还能发现一些不如意的地方。毕竟,一个国家的强大,不能仅仅体现在物质上和财富上,思想、文化、科技、制度、自由、尊严,即使它不比食物、居所更重要,也至少同样重要。☐

宏大视野解读大故宫

阎崇年: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